

JAN 7 - 1933

權進週報

17

錄日期七十第

論 文

中國之目前問題及其解決方法(續前期)

時事述評

目前東北海關之認識 中央全會將於下月召集 歐戰之觀

蘇俄完全否認將承認偽組織

黨 務

省市黨部 總理紀念週 省市黨部軍動轉訓地方是爭 省

組織科辦理黨員補行登記近訊 各縣黨訊

專 載

九一八國難紀念日馬占山告國人書(續前期)

文 藝

獻給東北的健兒

國立北平圖書館

印編會員委理整務黨省西江軍民國中
版出日三月十年一十二國民



論 文

中國人口問題及其解決方法

(續)

劉孝伯

乙、解決方法

如上所述，知道中國人口，已經發生問題，並且非常嚴重。竺可損先生說：「江浙兩省之人民，如欲達到人人均享歐西之生活程度，江蘇之農田，必須增加五倍，浙江之農田，必須增加十倍而後可。江浙雖不乏荒地，然農田之不能增加如許倍，則可斷言，如以江蘇而論，苟農田增五倍，則農田之面積，將超出江蘇全省面積兩倍有餘，是故江浙兩省，依現在人口之密度，苟不設法以謀補救之方，則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欲提高至歐西各國之平面，實為難能之事，大多數人民均將過一種柯克斯所謂「種馬鈴薯，吃馬鈴薯和馬鈴薯死去」的生活。江浙兩省富廣甲於全國，尚且如此，則他省可知。」解決方法，據饑荒的中國的著者，分為饑荒之經濟救治，饑荒之社會救治，饑荒之自然救治，饑荒之社會救治四種，雖曰救濟饑荒法，實

為解決人口法，約而言之，可分三種如下：

(一) 移民實邊

以上面中國人口之分布一節看來，知道中國人口分布實不平均，雖則邊疆之地，土地磽瘠，不能與內地相提並論；但是每一方哩決不止容納這麼多人。張其昀氏說：「倘使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特別區，盡力開墾，以期與山西人口密度相等，至少可容四千萬人，現時僅有七百萬人耳。又如黑龍江可耕面積五分之四，依然荒蕪，未經開墾。」所以移民實邊，實在是中國今日切要之圖。總理說：「即以滿洲現時殖民言之，雖於雜亂無章之中，虛耗人工地方，不知凡幾，然且奇盛，假能以科學方法行吾人之殖民政策，則其收效，將無倫比。以此之故，予議於國家機關之下，佐以外國練達之士，及有軍事上組織才者，用系統方法，指導其事，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國。土地應由國家買收，以防專占投機之家，置土地於無用，而遺毒害於社

會。國家所得土地，應均為農莊，長期貸諸移民，而經始之資本種子器具屋宇，應由國家供給，依實在所費本錢，現款取償，或分年攤還。而與辦此事必當組織數大機關，行戰時工場制度，以為移民運輸居處衣食之備，第一年中，不取現值，以信用借貸法行之。一區之移民，為數已足時，應授以自治特權，每一移民，應施以訓練，俾能以民主政治的精神，經營其個人局部之事業。假定十年之內，移民之數為一千萬，由人滿之省，徙於西北，墾發自然之富源，其普徧於世界商業之利，當極浩大。……以國民需要之原則行之，則移民實為今日急需中之最大者。夫中國現時應裁之兵，數過百萬，生齒之衆，需地以養，殖民政策，於斯兩者，固最善之解決法也。兵之裁也，必需給以數月恩餉，綜計解散經費，必達一萬萬元之鉅，此等散兵，無以安之，非流為餓殍，則化為盜賊，窮其結果，寧可勝言，此弊不可不防，尤不可使防之無效，移民實荒，此其至善者矣。——因為一個地方的人口密度，到了飽和點時，假使不想方法，移到別個地方處，這個地方人民的生計，就無法解決。縱然政府不設法鼓勵援助及保護移民的事體，人民為着自己生活起見，也定會向着這條路上跑，我們只要看福建人之到南洋羣島去，豫魯等省人民之到東三省去，就可以知道；不過沒有組織及計劃的移民，收效不大罷了。關於移民事體，千頭萬緒，最重要的原則，就是（1）當由國家組織大規模的移殖公司；（2）當依照總

理實業計劃，把緊要的鐵路先行修築完成。同時還有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趕快恢復東北失地，不然的話，就是想移民，也無地可移呵！

（二）用科學方法增加生產力

中國雖然是以農立國，可是對於農業的智識及技能，實在幼稚得很，至於工業，更是幼稚的幼稚了。要是我們能夠急速多用科學的方法於農業及工業方面，生產一定可以大大地增加的。生產增加，就可以多養人口，而人口過剩的危險也可減輕。關於增加農業生產的方法，總理在民生主義演講裏曾舉出七個：1 機器問題——中國幾千年來耕田都是用人力，沒有用過機器，如果用機器來耕田，生產上至少可以多加一倍，費用可減輕十倍或百倍。2 肥料問題——中國向來所用的肥料，都是人與動物的糞料，和各種腐爛的植物，沒有用過化學肥料的。以後對於農業生產，要能夠改良人工，利用機器，更用電力來製造肥料，農業生產，自然是可以增加。3 換種問題——土壤可以交替休息，生產力便可以增加，而種子落在新土壤，生於新空氣，強壯必加，結實必夥，所以能換種，則生產增加。4 除物害問題——要用國家力量，來銷除害蟲，然後全國農業的災害，才可以減少，全國的生產才可以增加。5 製造問題——仿照外國製造新法，將食物煮熟或烘熟，入落罐內而封存之，存留無論怎麼長久，到時開食，其味如新。6 運送問題——中國以前因為運輸方法不完全，所以

就是極重要的糧食，還是運輸不通，因為糧食運輸不通，所以吃飯問題，便不能解決。解決運輸糧食的問題，第一是運河；第二是鐵路；第三是車路；第四是挑夫，要把這四個方法，做到圓滿的解決，我們四萬萬人才有很便宜的飯吃。7 防天災問題——防水災的治標方法，係浚深河道和築高堤岸；治本方法要國家來經營森林。防旱災的治標方法，係用機器抽水，治本方法還是要造森林。至於工業方面，也應該由國家力量，依照總理實業計劃，擇要施行，因為工業一發達，多數的勞工，就不愁無地安插。此外天然利源，如礦產，森林，水利等也應大加整頓，以興利源，中國天然利源極富，可是我們不能利用，以致貨棄於地，這是多麼一回痛心的事呵！

(三) 節制生育

上面兩個方法，雖然可以解決人口問題於一時，決不能解決於永久。因為移民有一定的限制，我們把本部的人民移到邊外去，邊外的人口，就會增加，要是久移不止，邊外將來也就要有人滿之患之一天。而且天然利源，不是如文學家所謂取於無盡用之不竭的農業及工業的生產的增加也有一定的限制，達到限制，無論什麼好的科學方法，也不能使牠再增加上去了。要是人口不斷地增加，生產也終有不夠供給之一天，人滿之患，不是要再來了嗎？所以移民和用科學方法增加生產力還是救濟眼前的辦法。要根本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只有提倡節制生育，生育不繁，

人口一定不會過剩。關於人口之學，然以馬爾薩斯為鼻祖。馬爾薩斯在他所著的人口論說：人口的增加，是幾何級數，食物的增加是數學級數，又說：世界人口，若任其自然增加，毫無限制，當二十五年而一倍。所以主張節制生育。此說出後，有贊成他的意見的，也有反對他的意見的，但是無論贊成也好，反對也好，馬氏學說之真理，總是顛撲不破的。因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如人口蕃殖甚速，而食物又供給不來，那末不是要發生生活問題而起爭鬥嗎？韓非子說得好：「今民有五子不為多；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洪亮吉說：「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要歸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即有八人，即不能無備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廿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玄焉，視高曾祖時，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祖時為一戶者，至曾玄時不分至十戶不止。」人口衆多到了土地容不下的時候，除受天災及疾

病死亡者外，最要的就是王恆先生所說：「中國之有一治一亂，實以中國人口問題為一種特別背景，在政治上最應注意。而一切制度法律所不易解決者也。在過去時代，當局之謀解決此問題者，只有興水利，防蟲災，積谷以救荒之後天的救濟法，而不明早婚與優生諸原理，以其與孝行衝突故也。關於此點，西方民族重視工商業者，則常以鄰國為整，其趨於極端者，則為今日之帝國主義。其結果，亦是殊途同歸。即中國歷代一治一亂之結果，係用本國人殺本國人的方法，以解決一時人口的問題；西方民族則用內國人殺外國人的方法，以解決一時人口的問題，其以殺人了事則一也」。你想人口多了，到了用人殺人的方法以解決之，這是何等的殘忍哩！或者有人說，節制生育，將來中國的人口不是要大大的減少，種族不是要歸於滅亡嗎？這真是杞人憂天的思想，我們只勸人家節制生育，並不是勸人家斷絕生育，生育一少，關於小孩的衛生及教育方面，一定會格外考究，這樣，生殖率雖然因提倡節制生育而減少，而死亡率也同時因衛生的進步而減少，兩相抵消，人口是不會大減少的。我們現在不想做帝國主義者，要靠

人口衆多，以便侵略別人的國家；也不想做家族主義的繼承者，以承嗣祖宗為人生最重要的職務，「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種落伍的思想，到了今日，還能迷信的嗎？我們只要保持適當的人口，——這種適當的人口，須適合於土地的廣大，可稱為適應的人口密度，或時中的人口密度——這些人都是有智有力有技藝有道德的，那末人口雖少，不是比一羣無智無力無技藝無道德的要高得多嗎？說到此地，大家對於節制生育這件事，想必不再懷疑的了。至於節制生育的方法，簡單說起來，消極方面，要禁止早婚及納妾等惡習慣；積極方面，要把節制生育的理論與必要普遍到社會上去，這樣一來，或不致再如吳稚暉先生所說的「吃飯，生小孩子，招扶朋友；無論有錢的沒有錢的，有勢力的沒有勢力的都是一樣。所以人人都有飯吃，都可以生小孩子，照這樣儘量做去，到了一二百年人口覺得太多，就大大的淘汰一下。這個淘汰的方法，無非是飢荒，疾病，兵災……等到人口稀少了，他們又重新製造起來，如此循環反覆，以至今日。」這種弊病呵！

——完——



時事述評

封鎖東北海關之認識

今春日本帝國主義者，嗾使東北叛逆，開始擾奪東北各地關稅後，我國政府當局，即有封鎖東北海關之提議，後以不欲自開分離東北之端，且為遵守國聯禁止兩國勿加重時局之約束，故又一再隱忍，對於日本之劫掠行為，從未採取何種報復手段，數月以來，於東北與各省往來土貨，並未變更徵稅辦法，即已納稅之洋貨，其自東北運至他口岸者，亦未加徵關稅，此在我國政府，固極盡寬容之態度，原冀促日人之覺悟，靜待國聯為公正之解決也。乃日本不特不思斂跡，反而益肆其得寸進尺之野心，不待國聯為正當之解決，復利用其偽組織，向外聲明，謂滿洲此後對於關稅商務航業，乃至其他一切，均將完全視中國為外國，且謂自九月二十五日起，中國及滿洲間一切往來商品，均將開始徵收進出口稅，其狂謬之態，愈益顯著，至此我國已至無可忍讓之地步，行政院乃於二十三日會議，通過財

政部提出之對付東北海關辦法，並發佈宣言，於九月二十五日起，實行封鎖東北海關，另於東北外各口岸，就可能範圍，徵收東北之關稅，以為對付其徵稅辦法，大要為：(一)東北各出口貨，由起貨各口岸代徵出口稅。(二)輸入東北各口貨物由出口地海關代徵入口稅。(三)由外洋輸入東北，或由東北輸出外洋各貨，經過內地各關轉船運輸者，則由該地海關，代徵出入口稅。

自此項辦法宣佈施行後，國際間因深明此中是非曲直，對我深表同情，但日本帝國主義者，則竟膜然忽視。認此舉為與彼為無足輕重，蓋日人之視東北關稅，已為其囊中之物，我縱實行封鎖以增加其徵稅之困難，彼必將轉以所受者苦我東北人民，以貪狼無厭之日人，可料決無甘自放棄其掠奪政策之理，是我之封鎖政策，謂為足以明示我國不承認日人之攫奪東北關稅則可，若謂為可由此而恢復損失還我主權，則恐有所未能也。苟吾

人如不能將東北叛逆根本剷除，亟謀收復東北失地，則凡此一切類似抵制之行為，不特無裨於實際，抑恐適足以長敵人侵略之野心，願我政府人民，速為根本之圖，毋事皮毛之爭，則今後吾人所得由日人手中奪回者，固不僅此喪失之關稅權已也。

三中全会將於下月召集

據南京二十四日電云：連日盛傳三中全会，將提前於下月召集開會，一部分中委，現正交換意見，因剿匪軍事有長足進展，蔣可抽暇回京參加，而在莫千山養病之汪精衛氏，經過數週靜養，病體已減輕，亦有來京出席之望，預計屆時在京執委，至少有二十七人，超過半數，如粵滬委員，來一部份，則當有四十人以上，全會開後，黨政局面，均將有新的發展云。當此國家多難之秋，吾人睹茲消息，不禁為歡欣欲狂！

今日中國之局勢，蓋已陷於非常危難之境地矣，誰亦不能諱言否認者

也。外面暴日之侵略日見緊迫，內而赤匪之擾亂未克削平，地方政治之急待刷新，災區難民之亟須撫育，舉凡一切安內攘外之策，無一而不急待健全之中央為規劃施行，則當此時也，充實中央力量，促進黨國領袖之精誠團結，確定救國大計，實為至切之要圖，憶今春國難正殷之際，我中央第四屆全體委員，曾召開第二次全會於洛陽，決定應付時局，及禦侮安邦諸大策，是時豫鄂皖諸省匪患，猖獗異常，賴二中全会，確定根本剿匪方案，設立軍事委員會，推蔣委員長主持軍事，付托得人，故不數月而此三省匪患，於以廓清，此二中全会已予吾人以相當之美滿的印象於前矣。今當國事什倍繁難於前之日，願二中全会確定之安邦禦侮諸大策，猶多懸未實現，此則均非速開三中全会，舉事實現者而促行之，針對目前環境，就其殘闕者而補救之，則不足以挽當前之危難，而臻邦治之域也，是三中全会之召開，其關乎黨國命脈之衰旺至深

且鉅。願我全黨同志，全國人民，速起共促斯會之實現。

敵我之觀感

(詠)

國難日深，乃今日我國上下所同聲疾呼者。惟強敵非虛聲所能却，大難非空談所能救，必也，人人有禦侮圖存之決心，事事有堅苦卓絕之精神，犧牲奮鬥，共樹新基，而後國家民族始有復興之希望。

然而我們回湖東北三省之淪陷，已是一週年有奇了，國人在這長期被人宰割之中，除了一味奔起呼號，乞援於國聯，關外義軍，淞滬戰士，犧牲了無數頭顱之外，而國民救國之成績究在那裏？東北失地之收復，中華民族之復興，將待諸何時？言念及此，吾人真無以自答！

在此或者有人要懷疑：以為中國民族之不振，非國民無救國之心，實國家軍力之不厚，器械之不利有以致之。此真不知一國之盛衰，可由其國民愛國之熱忱如何以決也。吾人試觀日本之所以強，固賴其政府勵精圖治

之精神，然察其國民愛國之熱心，為國求榮之至誠，實有出乎吾人意料之外者在。茲就最近世界新聞社所載侵略國——日本國民竭誠效彼國之新聞一則，其國民之慷慨輸將援助遠征兵士，誠足以羞死我四萬萬涼血同胞矣！

世界新聞社云：據日報讀賣新聞載，東北事變發生以來，國民對於軍部及前線兵士，一致奮起，作實質上之援助，或捐助兵士慰勞金及慰勞物品，或貢獻國防金，其總額達一千數百萬元，僅恤兵金一項，已超過日俄戰爭當時二年間國民應募額之四倍，即將其至本月十五日為止之輸將各物之細目而論，我國民閱之將作何感想？

然而日本是侵略國也，以侵略國之國民，明知國家之用兵，是在實行野心侵略異族之土地，是違反國際公法的強盜行為，全國民衆，尙能一心一德，憤慨激昂，作彼政府有力之援助。返觀我國，處此大敵當前，生民

塗炭、河山破碎之際，國家民族之存亡，危在旦夕，東北抗戰經年之義勇軍，尚在孤軍奮鬥，糧缺彈乏，迄無進展，舉國民衆豈忍坐視祖國之沉淪而不顧耶？又忍坐視爲國犧牲一支僅有的義勇軍而不救耶？

最近我十九路軍全體將士，以血戰之餘身，本救國之宿願，雖處此軍需自感困難之際，尤能發起捐款，按月接濟東北抗敵之義勇軍，試看：

南京二十八日電：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以東北義軍抵抗暴日，不惜任何犧牲，再接再厲，深爲欽仰，並以義軍餉精缺乏，理難坐視，特規定接濟義軍辦法，通令所屬知照，計自本月起，每月將官捐洋四元，校官捐洋兩元，尉官捐洋一元，士兵捐洋五分，總計每月可得六千二百八十餘元，此項捐款，每月由該軍送交義軍作抗日之需。

雖然十九路軍全體將士，盡愛國之志士也，宜其對於國家人民有如此竭誠報效之貢獻。但吾人亦中華國民

也，吾人心果未死，對十九路軍如此愛國之熱忱，如此慷慨之壯舉，豈能任其專美於前而不繼續效行於後耶？我們曉得：此種壯舉，決不是十九路軍單方面之責任，吾人若不甘爲奴隸，該要如何的勇猛邁進，援助東北健兒挽救中華國脈呵！

吾人深知一國之國力是全國國民努力的總和，全國人民固不必一個個效東北之健兒，背父母，拋妻子，跋涉關山，投筆從戎，作驚天動地直接殺敵的壯烈的愛國舉動，但負最低限度與國家有關係之責任，如十九路軍每個士兵按月五分錢的報效國家之能力都有吧？假如全國人民循此以行，則集四萬萬同胞每月所得的總和有二百萬矣！此不但東北義勇軍，可得源源接濟而無糧缺彈乏之虞，即政府之設施，國防之建築，亦有所恃矣！然而言固爾爾，行必在已，吾謹以此熱誠之貢獻，願國人努力實行之也可！

蘇俄完全否認將承認偽

組織 (柏)

日帝國主義者自蓄意承認其一手造成之偽組織後，恐招國際間之非議，致陷於孤立無援之地位，於是派人四出運動，要求各國承認，各國不從，則製造謠言，謂某國已決定承認，某國亦行將承認，藉以淆亂國際聽聞，以遂其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之計。連日日本電通社長春報告：蘇聯即將正式承認「滿洲國」，同時巴黎來電，頗傳日蘇交涉購油，含有條件，即「承認滿洲國」；日本爲示酬之計，將許蘇聯貨物入滿者以特惠待遇云。乍聞之下，疑蘇俄果將出此悖謬之舉，助日本張目也。今日閱國民新聞社莫斯科電，日本及美國報紙方面盛傳之報告，謂蘇俄已決定承認偽滿洲國云：此處政府及外交方面，已完全否認云。又電通社十六日東京電：駐俄大使廣田弘毅於二十三日，與外交委員會次長加拉亨會見之內容，今日以公電

報告外務省，據稱加氏對承認滿洲國事，謂蘇俄對於滿洲國持有大之好意，至於正式承認，則尙多研究之點，急速實行，似較困難云，廣田弘毅已於二十五日由莫斯科歸國。始知喧傳蘇俄將承認滿洲國者，均係日本片面之辭，藉以淆惑此人聽聞而已。

夫蘇俄與中國，原係好友；徒以近年來赤化問題，形成絕交，其責任在蘇俄方面者爲多，然兩國信使往還，固始終未嘗絕也。近數月來，中俄

復交聲浪，甚囂塵上，俄何故在此時斷絕其素所與友之中國，而爲一與彼利害衝突之日本作聲援耶？夫日本前領東三省，卽爲完成其對蘇俄軍事之準備，此應爲蘇俄一種重大威脅，一旦蘇日有事，且無緩衝之可能，史丹林輩苟非神經錯亂，決不至一謬至此也。又查去年「九一八」以來，蘇俄政策，表明三點：第一對目前之中日守中立；第二維持中東路之蘇俄權利；第三擁護蘇聯疆土。迄今已一年矣，

蘇俄行動所表現者，似始終一貫。蓋蘇俄固明明承認東三省爲中國領土也，今日本雖手造傀儡組織，然東三省之爲中國領土固自若也。設蘇俄此時隨日本之後，正式承認滿洲國，附和之資格而爲日本張目也。蘇俄應不至愚昧如是也，日本明知蘇俄不予承認，而故意憑空宣傳，不知承認係一事實問題，豈空言所能爲力，「作僞心勞日拙」，徒見其原形畢露而已，庸何益！



省市黨部

省黨務整理委員會于本月十九日在該會大禮堂舉行

總理紀念週

總理紀念週，出席者各委員及全體工作人員共七十餘人，由李委員中襄主席，領導行禮後，並講演禁烟問題，大意謂關於民族與

亡之前途，關於禦侮與剿赤安內與攘外之大計，關於社會經濟的利益方面與軍事方面，均必須澈底禁烟，並根據於事實與統計，極言禁烟問題之利害的關係，爲求中華民族之生存與繁榮，國民經濟之發展與民生問題之解決，祇有確遵總理遺訓，貫徹本黨

禁烟政策對於烟毒一致深惡痛絕云。又訊：南昌市黨部於昨日上午九時在該部大禮堂舉行總理紀念週，出席委員，劉子揚、唐葉季、槐熊、儼李、樹基暨全體工作人員二十餘人，由劉委員子主席，領導行禮如儀後並作報告，題爲從國際形勢險惡中觀察中國

革命之將來，言詞中肯，發揮詳盡云云。

省市黨部

省黨委會及南昌

電勸韓劉

市黨部，均於日前分電山東主席韓復榘，師長劉珍年，

雙方息爭

勸告即刻停止軍事行動，避免直接衝突，聽候中央處理，茲將原電分誌如左：

○濟南韓主席萊州劉師長助鑒：

據報貴部在平度掖縣附近發生衝突，至深驚詫，暴日侵我，舉國痛心，東北之失地未復，淞滬之血跡猶殷，近復侵犯熱河，進窺平津，瞻念前途，危險萬狀，豈容箕豆相煎，授人以隙，懇即停止軍事行動，聽候中央處理，迫切陳詞，尙希鑒察，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叩感印。

○濟南韓主席萊州劉師長助鑒：

報載貴部雙方發生誤會，遽以兵戎相見，無任驚駭，值茲外侮緊急，國難嚴重之際，守土長官，方力謀團結之不暇，豈容箕豆相煎，務懇息爭言好

，一致對外，披瀝陳詞，幸希亮察，中國國民黨南昌市執行委員會叩感印。

又訊：新建縣黨部於日前（廿七日）亦電請中央執行委員會，請轉國府嚴令韓劉雙方息爭，共禦外侮云。

省組織科辦

奉命辦理本省黨員

埋黨員補行

登記近訊

三十一日實行截止，共登記二千九百餘人，該科爲杜絕濫混起見，業經呈准訂定審查標準多種，嚴格從事審查，並將歷次審查合格黨員姓名登報宣布，公告社會人士及本黨同志負責檢舉，以臻妥善，茲聞該科除將以前三次依照審查標準審查合格之黨員三百餘人先後彙解中央外，尙有省黨委二人以上證明文件經審查合格者二千一百餘人，該科以人數過多，難期週密，兼以外間紛紛函詢，不勝煩難，爲慎重將事避免麻煩起見，業經悉數提請委員會議復審，聽候處決云云。

各縣黨訊

崇仁縣執行委員會於上月十日開第

一次臨時會議議決：○推定黃茂爲常務委員，黎元獻擔任宣傳及週報事宜，黃震華擔任組織及訓練事宜。○派定張慕賢爲總務幹事，黎鳳瀾爲組織幹事，華士恆爲訓練幹事，蕭師璠爲宣傳幹事，許學經爲監委幹事，周志仁爲助幹，謝以羣爲錄事，陳器爲週報社編輯，支幹事薪，陳昌善爲週報社書記，支助幹薪。○決定本月十一日開始工作呈報備案云。

又訊：萬年縣執委會於上月二十一日開第一次臨時會議，推定方祖鼎爲常務委員，方委員作謀爲姚西醒報社社長，任用程成林同志爲總務幹事，劉春暉同志爲組織幹事，聶兆學同志爲宣傳幹事，鄧乃金同志爲訓練幹事，鄧元襄，劉聖啓，湯欽道三同志爲助幹，熊瑞如謝題勛劉光暉三同志爲錄事，劉嘉謨呂佐周二同志爲週報社編輯云。

又訊：泰和各下級黨部早已成立

，省整委會曾派視察員譚之瀾前往視察呈准於本月二十日召開第三次全縣代表大會，開選舉結果；劉掃棘，湯有光，劉培德，張國平，吳家成，梁重任，傅紹說，蕭漢烈，曾清華，嚴鎮帆等十人當選為候選執委，又陳佐葵，劉掃棘，梁重任，孫振渭等四人當選為補圈監委云。

又訊：靖安縣執委會於上月二十

三日舉行第四次常會。常務委員提議奉發社會調查實施辦法，令仰切實遵行，依限填報由。本會應如何調查，請公決案，（決議）遵令依限辦理完竣，並推舒同志信經担任調查建設與交通，涂同志理担任調查財政與金融，舒同志鳳翰担任調查教育與風化，舒同志信謙擔任調查商業與商人，涂同志鏞担任調查土地與人口，舒同志

元繪担任產業與產品，余同志俊担任調查農業與農村，舒同志敏猷担任調查行政與司法，潘同志方琛担任調查社會與公安，熊同志望儒担任調查工業與工人，除通令一體遵照辦理外，並推定舒委員元繪彙集云。

又訊：上高縣黨部第十二次常會議決派戈學曾，葉聯榮二同志視察全縣各公私立學校黨義教育云。



九一八國難紀念日馬占山告國人書 (續)

三月九日偽政府成立之期，占山本擬托故不從，惟為避免日方猜疑計，不得不去長春一行，十日日方現充偽國務院總務廳長之駒井，及偽高等顧問板垣，以日軍部命令開國務會議發表偽政府設總務廳，掌管各部一切實政，凡有政令，不經該廳簽字蓋章，即不能執行，十一日板垣駒井，又在國務會議，發表日本軍部將來擬由日人充偽政府官吏之半數，及各偽省府官吏十分之四，現暫經減少，

僅加新政府百數十名，旋經議及日人入籍問題，熙洽會審慎之提議，當被駒井板垣等嚴詞申斥，並謂凡居留東省之日人，均由鐵血換來，自應隸屬新國國籍，無審慎之必要。至於是否脫離日本國籍，日人自有權衡，不容他人顧問。復又發表遼吉黑三省，各設總務廳並警務廳均由日人充任，總攬各省全權，惟江省總務警務兩廳，以占山極力反對，故暫允緩，三月後再由日人接充，迨至十六日，本

莊來江，視察大興陣地，曾謂日本已具決心，無論如何犧牲決不放棄東三省，如有反對新國家者，即由日本軍隊完全担任掃蕩責任，縱有第三國出而干涉亦必與之宣戰，至於政令，自可按步進行，惟須經駐在日軍部之許可乃可，又駐哈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及駐江鈴木旅團長，聲稱日本東三省後，種種進行，材料充足，將北侵蘇聯，東抗美國，皆於此次立基礎焉，又復土地，交通，金融，教育，為積極之侵略，偽國務院議決，一，凡東北土地，已經出放者，若地主為官吏，舊軍閥，則全數沒收，若民戶畝數較多者，則以官價收買其半數，其未經出放者，悉數收歸偽國所有，以備日政府實行移民之用，二，呼海鐵路，為我江省糧運之樞紐，日人與張景惠立約，以百分之一份價三百萬強迫抵押，雖訂卅五十年，實無異於永久佔領，又恐占山不能承接，商補簽字，當被嚴詞拒絕，近聞又向偽國交通部進行矣，三，籌設滿洲偽國家銀行，仿朝鮮銀行辦法，以操縱金融，吸我脂膏之企圖，四，摧殘我學校，侵略我文化，凡學校除駐兵外，將在原有部定各級啟發愛國之教科書，悉加刪改，參以親日意旨，以盡其消滅我民族性之能事，而於言論，尤其摧殘，甚至假道輿論，淆惑視聽，抑且慘殺我知識階級，凡曾受教育具有愛國心者，刺殺活埋，如前財政總長閻瑞，洮安路局長張冠恩等，均遭慘害。

綜觀以上事實，是日人吞併東三省之野心，破壞世界

推進週報 第十七期 專 載

和平公約，已露骨表現，乃對國際間猶謬稱滿洲新國之成立，為東北民衆自決之行爲，而實則迫勒威脅，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民意，純出日人偽造而已，語云，「一手掩盡天下人之耳目，」此之謂也。

占山一介武夫，愧乏學問，惟上承國家倚畀之重，下受人民付託之殷，故近月以來，不惜隻身冒險，忍辱受謗，以與漢賊不兩立之國仇，虛相周旋，所以然者，不過欲俟農民春耕之所部，稍事蘇息，再圖大舉，以竟全功，現在日方假造之偽國，真相已明，調查團不日東來，乘機策動，此其時，爰將所部軍隊，暗中分布要隘，於四月七日，急來黑河，所有黑龍江軍政兩署，重要人員，先已密送到黑，關防印信，一併攜來，即日照常工作，進圖規復，雖明知勢孤力薄，難支大局，然救國情殷，義無返顧，濟河焚舟，早具決心，成則爲少康之一旅，敗則效田軍之五百，一息尚存，誓與倭奴周旋到底，成收利鈍，在所不計，嗚呼，國家不造，禍起強隣，白山淞滬，同罹浩劫，此後不斬樓蘭，誓不生還，惟委曲求全之苦衷，恐不爲國人所見諒，故將中間經過之詳細情形，電達左右，昔日壯謬歸曹，志在漢室，子房輔劉，心切存韓，占山庸愚，心竊慕焉，知我罪我，惟在邦人君子，臨電悲憤，不知所云，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叩文印。

至於日人製造偽國之顛末實情，亦詳與國聯調查團之電中，其文曰：上海中國電報局轉洛陽國民政府，北平張

綏靖主任鈞鑒，茲擬通告國聯調查團一電，謹懇譯轉，查自滿洲人民與我漢族混合，三百年來，居處滿洲，相安無事，政府文化習俗語言宗教，莫不相同，故一九一〇年之政治革命，雖將清政府推倒，改制共和，而漢人與滿人之間，不特無絲毫仇恨之表現，抑且滿人與漢人名詞之分別亦隨之而消滅於無形，此固世界人士略明中國情勢者所共見聞，當非占山一人之私見也，故所謂滿人與滿洲者已成爲歷史上之名辭，決無引用於今日之價值，而日人必欲據爲奇貨，竊用此字與上之陳舊名辭，以分我民族，割據吾土地，不圖於二十世紀之文明世界，尙有藐視國際正誼慘無人道之行爲，誠爲破壞東亞和平之導火線也，查國聯盟約第十條，有聯合會會員担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員之領土完全之規定，又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九國條約，有保證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及東三省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各規定，此皆不便於日本併吞東三省之企圖，乃假借民族自決之名義，用綁匪手段，強劫遜帝溥儀，自天津挾赴旅順，又威迫利誘原有東三省之官吏，以演成其一幕滑稽劇，溥儀嘗於途中屢次以藥自殺，均爲監視之日人發覺而阻止，求死不得，其所處之境遇，亦云苦矣，占山奉國民政府命令，充任黑龍江省政府主席，兼任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官，凡黑龍江之省防，占山責無旁貸，乃自客歲九一八事起，日軍先後佔領遼吉兩省，復蓄意圖黑，以修復嫩江橋爲名，偷襲吾軍，占山當即身列前線，力圖自衛，互相以

砲火周旋者，計閱二週，以器窳彈盡，退守海倫，而日本軍司令部，屢次遣人來，謂遼吉兩省軍政當局，現已議定組織兩省新政權辦法，俟新政權成立，日本即當退兵，決無干涉行政之意，今惟黑龍江一省爲梗，致陷全部於既陷不安，如東三省治安，即日回省，黑龍江政權，無條件交還，至省後日軍即時撤退等語，同時並有遼吉兩省僞長官，由日本授意派人來信，謂新政權係獨立性質，因即允予回省，藉以察看情形，再行定奪，詎進省後，日人以堂堂國家，罔顧信義，頓食前言，不但一兵未撤，轉以利用三省一致爲名，成立僞國家，以爲實行侵吞梯階，於是政務委員也，黑龍江省長也，陸軍總長也，僞命稠疊而至，占山得藉此窺暴日之肺腑，僞國之真相，以貢獻於吾維持世界和平主張國際公道唯一機關之貴會，是亦不幸之大幸也，茲將一月以來，占山實地經驗之日記，摘要披露於貴調查團之前，以資參考，幸垂鑒焉，二月十六日，勉徇日人要求，乘飛機赴遼會議，二月十七日晤本莊繁，據稱日軍已佔東三省大部，僅黑龍江及吉林之一小部份，絕難抵抗，請與日人合作，是晚，在趙欣伯宅開會，凡占山所提取消僞國家產生之方案，竟被日方板垣嚴詞拒絕，是日會議，無結果而散，二月十八日，托病乘車返海倫，旋據趙仲仁報告，十九日，日軍司令部令張景惠趙仲仁率遼吉黑三省由日人賄買之僞代表十二人，同赴大連敦請溥儀爲僞執政，並授意溥儀，三次推辭，代表三次敦請，始定受命

，三月八日，日人復再三邀赴長春，占山正擬托故推諉，又恐轉生猜疑，不得已赴長春迎接溥儀，九日，溥儀就偽執政職，一切儀節均由日人主持，傀儡登場，此之謂也，最可恨者，是日本莊繁來長，監視溥儀就職，預令溥儀必須恭往東站迎迓，經一再懇請，稍留體面，當允由偽國務總理鄭孝胥代表，足見本莊實以統監自居，其所謂共存共榮者，完全欺騙之技倆也，三月十日，日方由駒井板垣持日軍部命令，開偽國務會議，同時並發表滿洲偽國政府設國務廳長，由日人充任，掌管各部一切實權，凡不經該偽廳長簽字蓋章，一切政令，不得執行，三月十八日，大佐參謀板垣，偽國務廳長駒井，在偽國務會議席上，聲稱日政府原擬在新政府及各偽省政府員中參加半數，現極力減少，僅在長春新政府中加入日人百數十名，又稱日人居住東三省者即屬新國家國籍，凡一切公權，均與滿人一律享受，至是否脫離日本國籍，自有權衡，他人不得過問，當派定遼吉兩省應由日人充任之總務廳，及警務廳廳長，掌管各該省一切實權，凡不經其簽字蓋章，一切政令，不得施行，並議定黑龍江省暫緩三月，再行派定，三月十六日，本莊繁來齊齊哈爾，並視察大興陣地，於途次談話，○日本全國已具決心，當拚任何犧牲，決不放棄東三省，○無論何人，有反對新政府者，當由日本軍隊負完全掃蕩責任，○如有任何第三國出而干涉，已下與之官職之最後決心，○關於一切政令，自可按步進行，惟須經過駐在地之

日本軍部及特務機關許可方能執行，又偽國務院議決：○凡東北之土地已經出放者，若地主為官吏或軍閥，則全數沒收，若民戶畝數較多者，則以官價收買其半數，悉數收歸偽國所有，以備日政府移民之用，○呼海鐵路，為黑龍江省糧運之樞紐，日人與張景惠訂約，以十分之一代價三百萬元，強迫抵押，訂期五十年，實不異於永久佔領，恐占山不承認，商補簽字，雖經嚴詞拒絕，近又向偽國交通部強迫進行矣，○籌設偽國家滿洲銀行，做朝鮮銀行之辦法，以為操縱金融吸我脂膏之企圖，○摧殘我國學校，侵略我國文化，凡學校除駐兵外，將我原有部定各級啟發愛國之教科書，悉加刪改，參以親日意旨，以盡其消滅我民族之能事，又駐哈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及鈴木旅團長，會聲稱日本既得東三省，一俟軍費充實，即將憑之以為作戰之策源地，始能北侵蘇俄，東抗美國，漸及其他各國，以上為占山所親歷事實之經過情形，現遼吉二省各縣，均派有日人兩名，辦理特務事宜，凡事不經其許可者，不能執行，所有東三省各報館電報電話，均用日人背後主持，而報紙除順從日本意旨外，實無真正之輿論，現因貴調查團行將東來，日人對於知識份子，均予警告，凡有不利於日本之言論者，即予以斷然之處置，凡有反對日本之人，均被日人在黑夜間闖入家中，逮捕殺戮，並警告其家，如將消息洩露，即同樣對付，閻廷瑞張奎恩等，悉遭殺戮，即所謂東三省慶祝偽國成立之民意，均係日人偽造，現又收

買無賴奸民，宣傳其德政，以上爲占山調查所得之事實，茲聞貴調查團業已惠臨吾國，占山爲救國計，遵決然冒最大之危險，設計自日軍嚴密監視下之齊齊哈爾，潛來黑河，執行黑龍江省政府職權，一切政務秉承中央，照常進行，用將滿洲偽國組織之實情顯末，供獻於特奉使命來華之貴調查團，及世界欲明此事真相人士之前，茲敢以十二萬分之誠意，立誓告曰：吾東三省實無一人甘願脫離本國自外生者，即今從事於偽政府之官吏，均被日軍嚴重之監視，已失却其自由，務請貴調查團對於此層特別注意，加以實際之調查，以作誠實之報告，則世界人類和平之前途，方得保障，貴調查團之有功全世界人道，亦得永垂不朽焉，再占山尤有進者，客歲秋間，吾華僑在朝鮮被殺死者數百人，財產損失數百萬，吾國政府何嘗藉口於保僑，遣一兵一將入朝鮮，近年以來，日僑在吾國境內，並未發生若何危險，而該國政府，竟藉口保護僑民生命財產，悍然出兵，侵佔我東省，攻擊我淞滬，兩相比較，世界主持公道者，自有公論，且日本僑民，遍於五洲各國，倘該國政府有時亦藉口保護僑民利益，派兵遣將，侵略其僑民所在地，則吾實爲世界和平危焉，尙祈貴調查團三思之，除選電日內瓦敵國代表外，特此通告，願頌公祺，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文。

占山抵拜泉後，即電令民軍總司令梁振鐸以全權處理呼海沿線軍民兩政，並電令各旅長團長，切實保護鐵路，

準備反攻，呼海線，實力配備就緒，遂急赴黑河，設立省政府，並舉行誓師典禮，親率大軍，直抵海倫，亦會通電全國，今錄如左：

竊占山自潛離龍沙，振旅黑水，倏忽匝月，遠念國人屬望之殷，近觀桑梓陷溺之慘，國恨私仇椎心刻骨，規復之責，朝夕不敢忘懷，現幸所部軍隊，佈置悉已就緒，業於本月十五日，統率全體將士，由海蘭泡出發，三軍敵愾，志復山河，在昔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少康以一旅而興夏，田單以卽墨而復齊，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謹將誓師之詞，撮要佈聞，幸辱教焉，日本山田武吉氏，嘗著滿蒙根本大策，其中有曰：滿蒙爲清室發祥之地，而擁立廢帝宣統，日本則掌握其政治財政軍事，及其一切實權，讀此而知今日偽國組織，悉基於彼方數十年來研究之結果，而非一朝一夕偶然之故，願彼亦知今日之東三省並非滿人世有之滿洲乎，曩昔漢武之時，已設遼東都尉，下逮朱元璋滅元以後，常置遼東之兵，採用田制以防胡人，厥後愛新覺羅氏，崛起渾河流域，由是假道以入主中原，是知東三省者，實爲吾數千年先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驅猛獸，闢草萊，戮力開發，以遺吾世代子孫之世產，苟吾子孫堂構不紹，析薪弗負，或竟爲日本揭篋負之而去，生則無所容於當世，死亦何面目以見列祖列宗於地下乎，彼日閔者，性嗜殘殺，畏強侮弱，見利忘義，尤其鼠竊狗盜，爲彼僞固有之天性，是以有明一代，吾山東江浙沿

海一帶，最苦倭患，其來也如鳥合，其去也如獸走，擇肥而噬，飽颺以去，幸賴成繼光用浙兵之力，加以重創，其氣始息，及至光緒甲午，乘清室凌夷之際，瑛覺高麗，圖奪遼東，雖阻於俄德法三強國之干涉，而我台灣朝鮮因以割棄，復經戰勝強俄，攘奪中東路及旅大租借權，更視遼東爲彼批樹，自是以後，日本遠約駐兵置警三省，殘殺之家日有所聞，最重者如民五之鄭家屯事件，九年擾亂延吉事件，十八年之日警槍殺新民屯人民事件，以及最近之萬寶山朝鮮事件，二十年間，血跡遍於全境，蓋其目的，無非在挑撥釁端，以圖實行佔領，吾政府不顧破壞和平，事驟忍退讓，彼見計不得售，乃不惜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有客歲九一八事變之發生，誣吾拆斷南滿鐵路爲口實，一舉而毀吾兵工廠，奪吾飛機場，以數十小時之時間，佔據遼吉兩省重要郡邑，財產供其搶掠，人民遭其屠戮，於是挾持廢帝，創立偽國執政尸其朝會，官自備爲走狗，大權所寄，悉在軍部，警備充蹊，坑窪塞路，舉手網羅，動足觸機陷，羣談者顯戮於市，腹誅者暗殺於室，至於強淫婦女，活埋無辜，霸佔民產，尤彼所引以爲快舉者，最近復下令於路道兩傍，二十里以內不得私植高糧，不顧民食，唯彼戎軍之是利，較夫晉之盡東齊敵，其強暴尤逾百倍，推其用心，豈不欲吾三省民衆，自洗其頸，盡伏於刀俎而後快耶，夫吾國民受日之辱深矣，忍之可謂久矣，願佛經有言，天下惟忍辱之力最大，電不蓄則不猛

，不風蘊則不烈。今吾全體軍士，務當善用其最大之力，以掃蕩醜類，還我河山，吾今日爲復吾土而戰，爲雪我國恥而戰，亦爲爭吾生存而戰，認定目標，鏖而弗舍，師直爲壯，何敵不摧，嗚呼，吾三省土地雖廣，安容木屐兒之越步，吾三省山林雖秀，豈許八字腿之孑孓，若其野草已枯，或渾彼膏血以潤，要知溝壑深遠，願假其屍骨以填，馬占山叩。

占山甫抵海倫，日人即由哈爾濱派來飛機六架，到處擲彈，燒毀居民商店數十家，人民死於炸彈者，三十餘名，所部之兵，與日鏖戰於海倫城南，率以武器不利，相率敗退，而敵機擲彈偵查，幾爲虛日，環海倫數百里，未遭敵機襲擊之村鎮，十無一焉，占山見機無可乘，率部北退，整頓師旅，重圖反攻，爰於六月之末，越過呼海，向綏楞，東興，慶城等縣前進，並於鄧旅及義軍分襲北部克東，通北，德都，等縣，於七月七日，開始作戰，直至月底，大小數十餘戰，敵雖有犀利之武器，仍不爲屢次之敗劫，計前後殺敵千餘名，並佔通北德都等縣，占山本人頭部會受微傷，然不久即愈，近更率勵士卒，奮勇殺賊，自九月七日起，復向海倫拜泉開始總攻，占山親赴前線，進據古城子，拜泉指日可下，海倫之敵，望風披靡，我軍士氣之盛，亦爲從來所未有，至於黑省實力較前愈厚，計有省防軍五旅，補充旅兩個，砲團衛隊團各一，另有敢死隊手槍隊輜重營等正式軍隊一萬七千餘人，義勇軍約六萬餘人

，惟彈子缺乏，如經久戰，深虞不濟耳，竊占山一介武夫，食茅踐土，國恩深重，既負守土之責，復承精忠之訓，一息尚存，甚與敵人決最後之勝負也，况日人逆天悖理，凶殘無度，既以中國為魚肉，復以世界為對象，公理公約，棄置不顧，謔言輿論，充耳無聞，一意孤行，非造就世界之大混亂不止，失道寡助，非日本之謂乎，近更變本加厲，公然承認滿洲偽國，師吞併朝鮮之故智，以完成其積極之大陸政策，欲置我中華民族於日人鐵蹄之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占山待罪絕塞，見聞阻隔，只知衛國保土，何慮馬革裹尸，所望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合四萬萬人之力量，以赴千百年之大難，勿爭意氣之私，勿存派別之見，精誠以赴之，磨勵以須之，我驅我土，斷不讓尺寸於外人，斯大林有言曰：「我固不欲佔人之尺土，但亦不欲人佔我之寸土」，我全國同胞，曷三復斯言，占山雖愚，願與邦人君子共勉之。

——完——

文藝

獻給東北的健兒

凡鳥

呵！健兒！忠勇的健兒！

碧血洒遍了白山黑水，

壯氣震撼了三島東瀛。

你們啣！國家的生命，

你們啣！民族的靈魂。

呵！健兒！忠勇的健兒！

焚燒，劫殺，奸淫，

極人間的慘酷，

那倭奴賊啣！

他加予我們無上的恥辱！

呵！健兒！忠勇的健兒！

那幾個鼠竊狗偷的，

視顏稽首向異族，

那優美江山啣！

生蹄做妖狐淖！

呵！健兒！忠勇的健兒！

不憐東北淪亡了，

怕四千年悠長的歷史快到盡頭，

怕四萬萬同胞，

都要變做喪家狗，

呵！健兒！忠勇的健兒！

鼓譟呀！鼓譟！

快驅鐵騎張天討，

把烟霧瀾漫的山前後，

淨洗得風清月皎！

作者此稿本為本刊「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專號」而作，因來稿過遲，不及付印，特補刊於本期，激昂悲壯，真是一篇血與淚的文字，讀者幸毋忽略！編者附識

投稿規則

- 一、本報除公佈本黨法規，宣言，決議，工作報告及其他一切計劃外，所有關於總理遺教之研究，物質建設之計劃，及世界革命之現狀，各國政治經濟之趨勢等一類著作，均所歡迎。
- 二、投寄之稿，以語體文為原則。
- 三、投寄之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能依本報行格繕寫者尤佳。
- 四、投寄之稿如係譯述，須將原文附寄，並註明出版年月日及處所。
- 五、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未揭載，得因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寄還原稿。
- 六、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常贈以本科各種刊物。
- 七、投稿者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訊。
- 八、投稿請寄江西省整理委員會宣傳科編撰股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出版

推進週報 第十七期

非賣品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科

發行者

中國國民黨江西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宣傳科

代印者

南昌印記印刷所